

# 老骑士与《马拉加姑娘》

——送别我的老师董燕生

田野

董燕生老师的一生有诸多精彩往事，可惜我只能从1993年入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的迎新会上说起。他当时56岁，眼神明亮，身形挺拔，笑容欢畅，用青铜和檀板般清朗的声音高歌了一首原文的《马拉加姑娘》。后来，我发现这似乎成了我们的传统，无论官方、私下的各种大小欢聚，尾声必是董老师的清唱，而大轴曲目则必是这首墨西哥抒情歌曲。

董老师出生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的北平，故名燕生。为了躲避战火，他母亲将他寄养在陕西华县的姥姥家，继而辗转到达乌鲁木齐上小学、初中，在济南上高中，最后考进北外并留校任教。跨越北方诸省的少年行不仅塑造了他开朗活泼的性格，也渗透到他的翻译风格中，最终给我们带来了一位“北方口音的堂吉珂德”。

其实，我读的第一本董老师译著并非《堂吉珂德》，而是1994年出版的《总统先生》。这部小说译作非常值得一读。它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一个独裁国度中，哪怕是有任何微小善念的人是如何被凌辱、折磨，直到沉沦于绝望。董老师在翻译中倾注了极大情感，译笔洗练而饱满，只可惜当时的出版社在排版上外讹频出，让明珠蒙尘了。不过，这部译作正可以说是慈容骑士堂吉珂德到来的前夜。两部作品的调性从极其低郁幽暗，一下子反转到极其欢快明亮。我觉得这真是冥冥中为董老师铺就的完美次第道，惟有见过黑暗，才会真正理解光明。

最初推荐董老师翻译《堂吉珂德》的，是北大的赵振江和段若川两位老师。他们夫妇既是董老师的学生和多年的挚友，更是深知他性格和学术能力的知己。在文学翻译史上，每当译者与书中主人公产生极大心灵共鸣甚至性格同频的时候，必有佳作问世。比如，王子失国、历经颠沛流离的鸠摩罗什之于《心经》，醉心艺术、音乐的傅雷之于《约翰·克里斯朵夫》，再比如，心中长存少年“痴气”和理想主义的董燕生之于《堂吉珂德》。

和那位拉曼却的绅士一样，董老师也是终生未娶。但他似乎没有过心中惦念的杜尔西内亚。他自称单身的原因是“跟着感觉走，寻求最大自在度”。我将之归结为他的少年心性。读书、工作、聚会、唱歌，自己的生活已经足够充实快乐，谁还要找那个麻烦。虽然是资深单身汉，董老师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每天必定打扫一遍。他是没有任何外物挂碍的人，衣物用具毫不讲究，但非常干净整洁利落。他居家工作的常服是一件排版工人穿的蓝大褂，袖口已经磨得薄透发亮，有时则是一件医生穿的白大褂。他会自嘲又自许地说：“这才是我该穿的衣服。我的工作可不就是把不同的文字堆在一起吗？有余力的话，还能顺手治一治走偏了的人心。”董老师在翻译《堂吉珂德》的时候，大概也有着通文正心的期许吧。他在译后记中写道：

清一色的机灵人布满天下，未免过于单调和险恶。有几个“疯子”“傻瓜”混杂其中，兴许能在现实和理想的张力之间求得平衡，免得整个社会被不可遏制的物欲拖进深渊。

董老师翻译的《堂吉珂德》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完整，他完全不

爱婿在新泽西长大，竟练就翘舌北京话，四声变调也罢了，还能儿化音。自他进入我家，ABC完胜满屋子的沪版普通话。其汉语训练起步虽晚，明显残留填鸭式恶补痕迹，但发音确实标准。这几天，他替儿子乐呵，“格方周岁啦，变成 toddler（幼儿），不算 infant（婴儿）了”。我也配合着别扫人兴致，未就汉英混杂的洋腔，提供修订意见。

试图为人生精确分期，本身就是难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学术界，经常校正所谓年龄标准，以致寻求无缝对接的汉译名词，也颇费周折。生命第一阶段的术语，统称胎生、新生儿、婴儿、幼儿、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有些专用词汇极生僻，得花些时间牢牢记，才能随意汉英切换。

生长发育各期的细分，背后蕴含相当深奥的医学依据。当年就读医学院，除了直接相关的《妇产科》《儿科》《学校卫生》等课本须背得滚瓜烂熟，还要熟悉诸多其他基础和临床科目，将有关人之初的概念与要点，统统融会贯通后，方有资格去教学医院实习见习。毕业行医后，真正称职的医生还得与时俱进，不断补习并进修。

如今孙辈面世，自身既无生育巨变的的不适，也已摆脱职场高压的困扰，闲暇之余难免入场指导，针对新生命的

能容忍建国后翻译界存在的“看不懂就删，译不出就编”的习气，第一次将这巨著的全貌展现给中文读者，比之前的译本要多出二十多万字。其次是应时，他认为《堂吉珂德》是塞万提斯用当时的西班牙语写给当时读者看的，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转化为时下的汉语给时下的读者看。因此，北方普通话语口语成了他译作的基调。在翻译过程中，他经常自己反复朗读，模拟书中不同人物的口吻，以求贴近原著的同时也贴近读者的口吻。而译作出版之后，董老师也卷入了一场无聊又无奈的舆论之战。另一位译者的弟子徒孙在媒体上向董老师发难，指摘他翻译上的错误。如果真的是学术之争，董老师必然是欢迎的，可那几位完全不懂西班牙语，这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吗？真正懂得西班牙语的学生们立刻回文反驳，一来二去，在《中华读书报》上形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擂台战。董老师认为翻译各有风格，对论战不太在意。他原本对另一位前辈译者保持了敬意，说地译笔文雅，比如把堂吉珂德的瘦马 Rocinante 翻译成“骠骑难得”就是意蕴兼备的佳译。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他还是生了气。

他生气的方式也像少年，来得急去得也快。有一次翻译课，董老师突然一反常态，没有笑比人先至，进门就在黑板上写了一段《堂吉珂德》的原文让我们翻译。看过大家的译文之后，他才缓缓说道：“嗯，你们都比我先生翻译得

好。”对比了原文和译文之后，我们赫然发现那先生的翻译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连大三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那节课的主题也就顺势变成了一系列的勘误。而此后，董老师就再没提过这档子事儿。

后来我才听说，那位先生在听说有个董燕生也斗胆翻译了《堂吉珂德》之后，连译本都没看就说了一句“再怎么翻也不会比我的好”。以我对董老师的了解，他的不快并非源于名利之争或学术齟齬，前者他毫不在意，后者他来之不拒，而是来自于那位先生对人的轻慢态度。这是董老师终其一生从根本上所厌恶的。虽然亲身经历以万物为刍狗的年代，但他一直坚信和坚守，每一位个体的尊严都不该被轻慢和湮灭。无论是面对他援助的西班牙王子，还是家附近的修车老汉，董老师都会报以同样平等的尊重和真诚的笑容。

多年之后，我在董老师的自传兼文集《已是山花烂漫》里读到这段话：“首先应该从自尊、自爱、自尊开始。其次，还要把这种珍惜、爱护、尊重扩展到他人。须知，不仅我们自己，其他所有人都是独一无二弥足珍贵的。只有以自己的生存帮衬、强化、彰显他人的生存，才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惟其如此，世界才会少一份恶浊、纷争和强权，而多一份洁净、安宁和正义。”我把这看作他的骑士誓言，他也是如此践行终生。

董老师最得意的绝非各种荣誉，甚至不是他精湛的学术和信雅的译笔，而是常年游泳练出来的肌肉和黝黑光亮的皮肤。有一次，他跑到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一带，看到地中海柔波粼粼，忍

不住下海游了个泳。没想到风浪骤起，把他卷到几公里外另一片紧邻居民区的海滩。正当他筋疲力尽爬上岸，庆幸自己劫后余生时，就听见附近有个老太太大声呼喊：“快报警，有个非洲人游到我们这儿了！”可想而知他的皮肤晒得有多黑。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董老师一直受到肩臂疼痛的困扰，因为无法继续游泳、锻炼而气闷。我时常陪他在附近走走。每逢风和日暖，他必定会褪去上衣，美其名曰多晒太阳补钙。看着他在阳光下惬意地舒展身形，我想或许在某个瞬间，炙晒的温度会唤起他对某段青春岁月的记忆吧。或许你曾经在北京蓝靛厂或者昆玉河边，见到过一位在阳光精赤着上身、满脸煦暖笑容的白发老人，那多半就是我的老师，董燕生。

奇思异想的老骑士终究还是离我们而去了，没能战胜时间风车的轻轻一击，享年 86 岁。这期间又少了一颗忧世率真的灵魂。以他的洒脱，肯定不喜欢悲悲戚戚，宁愿大家为他鼓盆而歌。我挑选了他最喜欢的那首《马拉加姑娘》作为葬礼的乐曲。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耳边仿佛又听到了董老师的歌声，一如三十年前第一次听到的那样清亮。我想应和，张开嘴，却难以成声，只有几句熟悉的歌词在心中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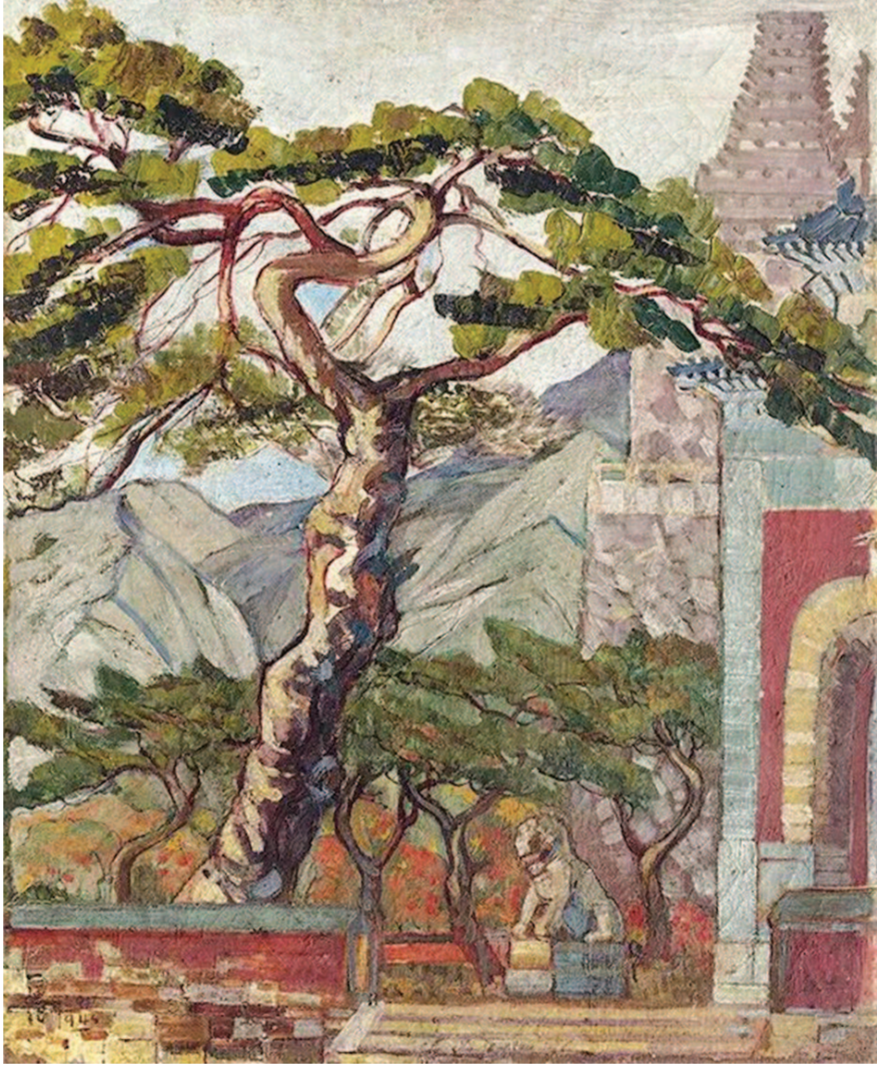
No te ofrezco riquezas. Te ofrezco mi corazón, como el candor de una rosa.

我身无别物赠君，惟有真心一颗，恰似玫瑰殷殷。

## 笔会

寺前古松 (油画, 作于1945年)

曾一棹



## 摸索起跑线

方益盼

后开始游戏，把小球准确投入玩具孔洞，立即自得其乐“叭、叭、叭”，还拍起小手自嗨搞气氛。他还会将小人书一本本递来，嘟囔“叭、叭、叭”，请你讲故事。讲课毕，格方竟自个儿把书本准确归置原位。

但一家人还是觉得事情不一般，开始严肃讨论语言发育专题。到底该采用哪种家庭口语——英文、普通话，还是上海话，为宝宝正式开口营造适当的语言氛围。

没过几天，格方的专职儿科医生一席话，让全家紧绷的语境，瞬间破防解颐：“平时成人该说啥，就说啥。”人类幼崽天生具备语言逻辑，即便面对几种日常口语的混搭，也不会陷入混沌。无言的初始人生，观察与思维潜能，往往超前发育。

回想起来，女儿当年开口极晚，难道也算母子同心？我们曾经担心或造成她对周边事物的不明就里，我因此大量阅读儿童心理学资料，寻找合理解释，终于发现曾有大师拿爱因斯坦说事，断言幼儿开口越晚，逻辑能力和理性思维越强。这结果好歹缓解了一些平白无故徒添的自我烦恼——新科父母都为子女操碎了心。

但一家人还是觉得事情不一般，开始严肃讨论语言发育专题。到底该采用哪种家庭口语——英文、普通话，还是上海话，为宝宝正式开口营造适当的语言氛围。

没过几天，格方的专职儿科医生一席话，让全家紧绷的语境，瞬间破防解颐：“平时成人该说啥，就说啥。”人类幼崽天生具备语言逻辑，即便面对几种日常口语的混搭，也不会陷入混沌。无言的初始人生，观察与思维潜能，往往超前发育。

没过几天，格方的专职儿科医生一席话，让全家紧绷的语境，瞬间破防解颐：“平时成人该说啥，就说啥。”人类幼崽天生具备语言逻辑，即便面对几种日常口语的混搭，也不会陷入混沌。无言的初始人生，观察与思维潜能，往往超前发育。

没过几天，格方的专职儿科医生一席话，让全家紧绷的语境，瞬间破防解颐：“平时成人该说啥，就说啥。”人类幼崽天生具备语言逻辑，即便面对几种日常口语的混搭，也不会陷入混沌。无言的初始人生，观察与思维潜能，往往超前发育。

持国、多闻、增长与广目并称“四大天王”，将他们与瞌睡虫并列为题，既是因为其间有一定联系，同时都有些描写使人产生疑惑。

瞌睡虫在《西游记》第五回首次现身：未被邀请的悟空来到蟠桃会，眼前的龙肝、凤髓、熊掌与猩唇等百味珍馐以及香醇佳酿使他“止不住口角流涎，就要去吃”，无奈仙官、力士、道人与童子正忙碌着安排宴席，人多眼杂，无法下手。他拔下几根毫毛，“丢入口中嚼碎，喷将出去，念声咒语”，变出的瞌睡虫“奔在众人脸上”，他们“手软头低，闭目合眼，丢了执事，都去盹睡”，悟空闭“放开量”尽情地享用。他回花果山后又重返蟠桃会偷酒，众人“还酣睡未醒”，那些瞌睡虫的安眠效果极佳。

瞌睡虫再次现身时，悟空已成为唐僧大徒弟前往西天。因偷吃了人参果，五庄观童子清风、明月将他们锁在屋内留待师父镇元子处理。悟空决定连夜逃走，临行前弹出两个瞌睡虫“径奔到那童子脸上，解解沉睡，再莫想得醒”，而这瞌睡虫是“在东天门与增长天王猜枚耍子赢来的”。读到这里生奇奇怪，为何此时不用毫毛变成瞌睡虫？若是取自增长天王，在八卦炉煅炼了四十九日后，悟空跳出时身上衣物都已烧尽，那些瞌睡虫怎会留存？

第七十一回里，为变成金毛吼身变的春娇偷取金铃，悟空拔下一根毫毛变成瞌睡虫，爬入春娇鼻孔后，那春娇果然“丢过头只情呼呼的睡起”。悟空在狮驼城为救出唐僧用瞌睡虫放倒看守灯笼的小妖时，作者说明是做齐天大圣时在北天门与护国天王猜枚耍子赢来的。前面提及增长天王时指明地点为东天门，这里护国天王涉及的地点为北天门，看来不会是误将增长天王写成护国天王。悟空与他们都有交往也合乎情理，当时他无事牵索，自由自在，整天交友游官，交朋结义，作品点明四大天王也在其内。“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的做法惊动了天廷，所谓“恐后闲中生事”，实是生怕朝中出现问题，于是便让他去管理蟠桃园，省得再到处游荡。第十六回里，悟空上天向广目天王借辟火罩，还罩时广目热情邀请：“许久不见，请到官坐一时如何？”身负取取经重任的悟空答道：“老孙比在前不同，烂板凳高谈阔论了……”，由此可以想知当年悟空与四大天王的交往，只是他与增长天王、护国天王都是“猜枚耍子”，赌资也都是瞌睡虫，游戏种类似是单调了些。读到这里还产生了个疑惑，增长与护国二人在莽莽瞌睡虫，又意欲何为？须知这些虫儿虽小，功效却直抵蒙汗药！

面对灭法国国王许愿要杀万和尚，悟空也是放出瞌睡虫，从国王到大小官员人各一枚，“人人稳睡，不许翻身”，然后剃光头也做和尚；在第八十六回里，悟空放出的瞌睡虫竟使兜雾山山洞妖怪都睡着了。可能是魔法对象众多，从天王那儿得来的十多枚瞌睡虫不够用，这两次都是用毫毛变的，灭法国需催眠数百人，悟空甚至是将左臂上毫毛都拔下来”。瞌睡虫的使用，似是战无不胜，只是偶尔有点小障碍。在狮驼国，九个小妖都放倒了，“只有一个拿火叉的，睡不稳，揉头搓脸，把鼻子左捏右捏，不住的打喷嚏”，悟空只好再加一枚将他摆平。隐雾山豹子精也是一枚瞌睡虫不够，“他两只手揉头搓脸，不住的打喷嚏，捏鼻子”，也必须用上两枚才“呼呼的也睡倒了”。这些描写告诉读者，瞌睡虫用于凡人或道行不深者才有效，西行途中的妖怪若都能用此法放倒，这部《西游记》也就太没趣了。

悟空用过六次瞌睡虫，两次明确是来自增长天王、护国天王，也许是借机渲染悟空与他们的交情。交往机会较多似与四大天王镇守天门有关，他们并非各镇守一个天门，悟空首次上天时，南天门镇守者是增长天王，第十六回去那儿遇到的则是广目天王，第五十一回在北天门遇到多闻天王，第五十五回在东天门遇上增长天王，第九十五回在西天门遇见护国天王。广目告诉悟空，“今日轮该巡视南天门”，多闻则说“今日轮该巡视”，看来他们是每日轮流巡视四个天门。巡视时一般带着四或八个元帥，如庞刘苟毕、邓辛张陶或马超温关，作品只提其姓，估计应是对三十六神将中的庞煜、刘吉、苟雷吉、毕宗远；邓郁光、辛漠臣、张元伯、陶元信以及马容容、赵公明、温琼、关羽。可见四大天王的地位高于那些元帥，不过天廷的元帥也太多，玉帝上朝时，就“两边摆数十员镇天元帥”，八戒在天廷时，也是官拜元帥。众神讨伐花果山，“四大天王权总制”，作者还多次将他们排在托塔天王李靖之前。悟空嫌前来挑战的二郎神资历太浅，故言“你这郡君小辈，可急急回去，唤你四大天王出来”，不是谁都有资格可与他交手的。不过书中又有“李天王即调四大天王与二十八

宿”等语，这可能是作战须有统一指挥的缘故。

四大天王为天廷官员无可置疑，可是唐僧在乌鸡国瞻仰宝林寺，在“二层山门之内，见有四大天王之相，乃是持国、多闻、增长、广目，按东北西南风调雨顺之意”。读到这里又生疑惑，为玉帝效力的四大天王属道家编制，为何又在寺庙现身，进入佛家序列？难道他们有分身之法，同时两处供职？按佛家说法，持国、多闻、增长与广日本来就是佛教中人，其梵名分别是提多罗吒、毗沙门天、毗流迦迦与毗留博叉，供职天廷的描述显然与此相抵触。与《西游记》同时流行或问世稍后的《封神演义》似是想解释四大天王序列归属问题，姜子牙在第九十九回中，被封黄天化打死的魔礼青、魔礼红、魔礼海与魔礼寿为增长、广目、多文（闻）与护国四大天王，分掌风、调、雨、顺，武器仍是其生前使用的青光宝剑、碧玉琵琶、混元珍珠伞与紫金龙花狐裘。姜子牙代元始天尊敕封，四大天王隶属道家序列，可是其职责却是“辅弼西方教典”，让他们为佛家效力。《封神演义》还声称，道家文殊广法天尊后成为佛家文殊菩萨，修身地由五龙山改为五台山；普贤真人后成普贤菩萨，他从九官山迁至峨眉山；慈航道人后成观音菩萨，修身地普陀山不变。李靖的儿子金吒与木吒原先学道，此时也随师父改归佛家。不过《封神演义》里木吒拜普贤真人为师，《西游记》中却成了观音菩萨的徒弟。两书内容都采纳了民间传说，都显示了当时梳理道、佛两家序列的努力，只是说法不统一，但这些努力对四大天王何以能同时在天廷与灵山供职，仍然无法提供解释。

《西游记》作者也感觉到这一矛盾不好解决，因此仅有第三十六回提及持国、多闻、增长与广目在佛家寺庙里现身，书中叙及佛家序列，一般都是佛、菩萨、金刚、罗汉、揭谛、比丘尼、比丘僧、优婆塞、优婆夷，未列四大天王，不过四大金刚又被称作护世四天王，留下了其间联系的痕迹。描写擒拿牛魔王时，作者让四大金刚悉数登场，并写明其神通：牛魔王向北撤，有五台山秘魔窟神通广大佛法金刚挡道；向南退，撞着峨眉山清凉洞法力无量胜至金刚；向东，是须弥山摩耳崖毗卢沙门大力金刚拦截；向西，又遇上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住金刚。这样描写似是要将四大金刚与四大天王相区分，但第三十六回中金刚、多闻、增长与广目现身于佛家寺庙终究无法解释。而且，正如四大天王在天廷镇守天门一般，四大金剛在灵山镇守山门，悟空几次上灵山，都是四大金剛在山门前拦住询问来意，唐僧总算来到雷音寺，也是四大金剛在山门迎接。平日的本职工作都是看门，相同的安排恐怕并非巧合。

书中有关金刚的描述也有令人疑惑的混乱。四大金刚多次出场，可是在不少地方身现的却是八大金剛，送唐僧回东土大唐的便是他们。雷音寺山门的镇守，时而四大金刚，时而八大金刚，两种称谓有时还在同一回出现。莫辨灵山中八尊金剛，有时是四个编组活动？对这种易使读者生惑的描述，作者未作任何明确解释，而读者却可感受到他对金剛们的不尊重，形容黄毛貂鼠喷出的黄风厉害，便是“八大金剛齐喷吼”。

鲁迅注意到“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的现象，他认为《西游记》非“语道”之书，作者“未学佛”，其创作初衷“实出于游戏”而已，这也是对那些令人疑惑描写的一种解释。

# 瞌睡虫与四大天王

陈大康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